

林靈素傳異苑

江淮異人錄

茅亭客話

附校勘記



茅
亭
客
話

附校
勘記

黃休復集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林 靈 素 傳（及其他三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九 一 年 北 京 第 一 版

開 本 三 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 ． 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津逮祕書學津
討原琳琅祕室叢
書皆收有此書琳
琅祕室附有校勘
記續校校僞爲足
本故據以排印

茅亭客話十卷，爲吾家休復所著。毛氏津逮嘗刻之，舊本世不多有。客歲友人顧千里游杭州歸，爲余言有宋刻茅亭客話，係父姓物，索值五十金。且其書不輕示人也。余亦以一笑置之。今年千里既不爲杭州之游，余亦未與問及是書。至秋初，忽以是書來，昇易白金十八兩去。卷端鈐有顧淵齋藏書印。知千里已藏之久矣。古書散落在他處，苟非有識者以爲收羅，幾何不消歸。何有乎？蓋是書之在杭州，千里爲余言之，而余不能得，余雖不能得，而千里仍爲余得之者。千里之用心亦勤。余之獲福亦僥。其書之爲人播弄耶，抑人之爲書播弄耶？吾幾不得而知之。裝成之日，略述得書原委，以見吾之愚於書孰甚焉。癸亥中秋日，黃丕烈記。

四庫全書提要

茅亭客話十卷。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雜錄其所見聞。始黃孟、二氏。終於宋真宗時。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記多蜀事。似未徧檢其書。但約略言之也。李昉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通春秋學。又稱其嚮丹青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誤。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臚列道家靈迹者。居全書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餘雖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爲近理。其記吳王客省使高弼以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獻僞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爲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案實退齋引蔡條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卽因此事而附會。又記唐德宗疑韋皋有異志。陰遣僧行勸誘之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亦唐史所不載。又記雷琴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而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皆足以廣異聞。其駭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鎮蜀時術士王劍換福感寺塔金相輪事。謂淳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銅鐵所鑄。證孫光憲爲誣。亦足訂小說之譌也。

茅亭客話目錄

卷第一

蜀先兆

虎盜屏跡

雍道者

太平木

蜀無大水

甘露

車轍跡

天尊木

程君友

卷第二

王客

張海上

李四郎

崔尊師

蘇推官

范處士

費尊師夢

李處士

馮山人

卷第三

洵沙子

王居士

張道者

勾居士

大覺禪師

味江山人

張平雲

蘭亭會序

卷第四

家居泰

周寫貌

丁元和

王太廟

劉長官

陳損之

史見魂

女先生

李翬僧

勾生

卷第五

黎海陽

白蝦蟇

鮮于耆宿

食蝦蟇野菌

虹蜺

雷

雨雹

雉龍

李老

慈母池

龍女堂

卷第六

悼蜀詩

艾延祚

夷人婦

張光贊

金相輪

金寶化爲煙

奢侈不久

劉肝

卷第七

哀亡友辭

郝逢傳

陳季和

露履姬

盲女

鐵骨魚

卷第八

瑞牡丹

宮孔雀齋

滕處士

好畫虎

虎化爲僧

霞萌二客

李吹口

卷第九

天倉洞

露龍骨

試金石

僧繇閣

石像

魚化爲石

採枸杞

趙公山

鹿水溪地

趙十九

景山人

彈鴛鴦

蠶饅頭

太子太師

卷第十

孫處士

黃處士

程先生

杜大舉

任先生

譚居士

小童處士

茅亭客話卷第一

宋 江夏黃休復集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正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因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頽曠蕩之恩。寬有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知識者之言。諒有證矣。

甘露

聖宋戊申歲。帝奉元符。禮行泰岳。是時雨露之恩。徧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於衙南樓前盛張妓樂雜戲。以宴耆老。遵詔旨也。大酺之盛。蜀民雖眉脰齒觀。未曾見之。可謂榮觀爾。觀呼之聲。傾動方隅。皆稱往歲兩陷盜賊。墮於塗炭。豈知今日遇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觀茲

盛世矣。是歲冬十二月，甘露降于大聖慈寺、甘露寺、淨衆寺、金繩院、龍興觀、青羊宮及衙廨內道院。凡八處。竹柏之上，自承天節日至二十日，逐夜聯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周徧。士庶扶老攜幼，奔馳于路，以盤盂承接，嘗飲之，甘如飴蜜。又里儒證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尚齒，則竹柏受之。聖人作爲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其是之謂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縣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外郎鄧公宗，因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其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虎盜屏跡

聖朝未克蜀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筍磯，虎名披鬚子，地號稅人場。縣漢間白楊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頭山有子母虎，陵州鐵爐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鎮縣，暴獸成羣，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採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羣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輿格鬪，勝則饗敵，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僅四十餘年，民無安業。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大豕縱橫，虎豹羣盜，悉皆屏跡，得非繁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

蜀無大水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蔣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大蛇爾，舉頭橫身，截于堰上，至其夜，聞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濡濕，堰上唯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時代張若爲蜀守，實有道之士也，蜀困水難，至於曰竈生蛙，人罹墊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鑿山離堆，闢沫水於南北，爲二江，灌漑彭、漢、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萬祀，水之盈縮，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厭水物，於是蜀爲陸海，無水潦之虞，萬井富實，功德不泯，至今賴之，咸云：理水之功，可與禹偕也，不有是績，民其魚乎？每臨江澚，皆立祠宇焉。

車轍跡

縣州羅江縣羅瓊山，有羅瓊洞，昔羅真人名瓊，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煙，月光如畫，香風瑞氣，瀾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齎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

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闕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巖崑魂竦汗灑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服之上無泥滓豁汚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壇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儲力織草履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卽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卽不顧而過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兒神俊布衣麤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于階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餌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効廝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遂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柏子柏葉靜坐無所營爲

不飲不食。時囑柏質三五顙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遂見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臨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屑粉涕泗。追望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闕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囚繫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蹤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卻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腹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鞠獄吏張漢瑋觀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東州飛烏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朴。而性慕清虛。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天蓬呪。枕中經。因夢一道士云。雍法志。吾於汝處求錢三千貫文。法志辭貧。道士取石像前。纓帶云。但有患者。將此帶掃之。卽愈。言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帶掃之。應手立愈。里人相傳。求醫者填委。時郡城西南青羊宮。卽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二臺存焉。遺址荒圯。鞠爲茂草。己酉歲。知州密直學士任

公請重興舊址。其殿東每夜聞鐘聲。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鐘。扣之。響三十餘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法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僂偻而行。以縷帚掃之。正腰而去。聚觀者架肩接踵。禮法志爲神仙。時起宮工匠輩。有腰脚手臂痛者。掃之皆愈。因是四遠傳云。瘡道者。掃盲者。能視。跛者。能履。患者。雪集。有資金守門。經旬未獲掃者。所得錢帛。並送修造所。逾百日。因悅一婦人。潛出不歸。患者稍稍不集。至是年冬。再來掃。病無應。自慚而遁。因詰其修造掌籍者。錢僅三千餘貫。正符夢中之數爾。

茅亭客話卷第二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攜筇挈簪，引一斑犬，往來叩焚間，以採藥爲事。多止於荒廟廢寺中。雖雪霜風雨，亦無所避。優游市肆，人或問修養之道，卽默而不對。好事者多飲之以酒，積數年，形貌服飾未嘗更易。天禧戊午歲春，自言遊青城山迴，時臨印宰師仲甫，頗好道學，思見其人，卽令召之與語。且曰：飲酒否？對曰：某有少藥，君能服之，某亦飲酒。師侯受藥，各飲數盃，款語移時，云：吾儕野人，心近雲鶴，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辟出往故驛路去。師侯餌藥，漸覺輕安，專令人訪之。至四月二十七日，獨攜杖負笈，往臨溪路一里間，有寺曰國寧，遂於寺門下坐。行人問之，曰：日將暮矣，於此久坐何爲？答曰：我有師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門下。鄉耆聞官，權瘞于道左。至六月，師侯聞之，曰：曩所言久別家山，頗思歸鄉，斯之謂乎？遣吏趙秀往彼焚之，發其尸，顏貌如生，手足皆軟，若熟寐焉。頃之，身下清泉湧出，浮屍而起，遂就沐浴之。鄉村聚觀，或以衣服斂之，兼及設酒饌而祭者。師侯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化乎？身雖委蛻，神未遐逝，自憊惓以瘞之，且旌異人也。前所言有師在此，其是之謂乎？休復常讀登真隱訣，謂仙道有昇天瀛雲者，遊行五嶽者，服餌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暫遊太陰，自有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雖以鐵石牢固藏閉，終至煉形數滿，常自壁石飛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火不燬，入水

不濡。騰空如實履。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方之大。應條歎而至。何所拘滯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有之。今備錄者。與王客張本也。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數。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鸞。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置于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崔射覆爲對。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薨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雉堞巍峨。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贊奏。